

沉香

核心提示:椒桃片、豆酥糖,土的掉渣却让塘栖人日日想念。这股塘栖“老底子”的味道,不仅把老客户引进了“老刀糕点”的大门,也把“老刀”的创始人、今年49岁的塘栖丁山河村人沈建标从杭州城又拉回了塘栖镇。从前的广告人摇身一变,重返故土,以糕点为载体,追寻那些关于塘栖“老底子”的记忆。

余杭塘栖商人将乡土记忆植入糕点制作——

沈建标:追寻老底子味道



烤制土灶月饼现场。 唐永春 摄

本报记者 王庆丽 实习生 罗英
区委报道组 范建荣

从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北面的广济路出发,跨过169级旧石板参差铺就而成的广济桥,向左一拐,便可看见一面印有“老刀土灶月饼”字样的杏黄大旗从一溜明清建筑群里探出头来。沈建标和他的“老刀糕点”就这样闯入我们的视野,蓝底白字的门牌上刻印着“水北街132号”。

“四筒月饼,椒盐、百果、豆沙、芋艿各来一份!”60多岁的塘栖人老周,踏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悠然走入店内。左上,一只白色塑料袋已经被几大包椒桃片、豆酥糖一类的糕点装满,沉甸甸地快要被撑开。

“买这么多好吃的,孝敬丈母娘?”一旁有人打趣。“土得掉渣的东西,自己吃吃最好,”老周一边付钱一边回应,“他家东西不错,有股‘老底子’的味道,我经常来买!”

老塘栖,岁月长

余杭塘栖镇,位于杭州主城区北面,京杭大运河南端,其历史大概可追溯至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清《唐栖志》中已有吴国伍子胥在塘栖武林头筑关防、建宅居的记载,及至元代,“河开矣,桥筑矣,市聚矣”,“栖官道所经,风帆梭织,水陆辐辏,商贾鳞集。”

沈建标说,一代又一代的塘栖人,就是在这充满古风古韵的运河文化生存繁衍,留下了数不清的历史印记。

“丁山湖在很久以前是个渔村,村民多以打鱼为生,男人出去捕鱼,女人们则做好糕点给他们带在路上,劳作之余可作充饥之用,”大雨初歇的早上,沈建标在他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泡上清茶,讲起了“老刀”的由来。

据沈建标介绍,他的曾祖父是个泼辣的人物,6岁起便随同年长10岁的堂哥一起做“潮行”生意,向运河边来来往往的渔民及商人出售河鲜、桑叶和点心一类的生活用品。“老刀”音同“老道”,是当地人对其精明能干个性的一种褒扬,渐渐也成为沈家人对于这位曾祖父的代称。

另一种说法,则是关于乾隆皇帝的一个民间传说。传闻这位风流帝王曾经在下江南时品尝过一个名叫“老刀”的师傅制作的糕点,从此便恋上了为他递送糕点、“老刀”师傅的女儿小英子。

三年后,乾隆派遣3名军中官吏前往塘栖接小英子入宫,并定下了“接不到就不要回来”的军令状。而当三人来到塘栖,得到的却是小英子已经嫁人、无法入宫的消息,于是脱下官帽,引咎辞职。当地也因此留下了“撒脱三官军”的方言,用来形容办事不牢靠的人。乾隆帝无可奈何,发出了“丁河有老刀,他乡

无糕点”的感慨,用以寄托对小英子的思念。

有心者,善发掘

运河悠悠,时光流转。及至沈建标这一代,早已不再依靠捕鱼、卖鱼营生,那些古老而丰富的民间传说与乡土记忆,也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渐渐淡去,成为垂垂老者闲来无事的谈资。

青年时期的沈建标当过兵,也当过乡广播站的通讯员,后来凭借过硬的笔杆子调入余杭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从事秘书工作。1993年起,他又响应机关干部辞职“下海”的号召进入广告行业。一度享誉全国的“老板”牌抽油烟机、“小护士”护肤霜以及“红桃K”营养保健品的广告,都曾出自他的手笔。

然而,当故土的记忆成为梦境当中的零星片段,当都市的喧嚣加剧了内心对于宁静的渴求,即将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沈建标决定重返故土,以糕点为载体,去追寻那些关于塘栖“老底子”的记忆。

“糕点是塘栖文化的缩影,为何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,相互促进?”他时常暗自琢磨。2008年,他设计并注册了“老刀牌”商标,两年后成立“老刀”食品公司,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以塘栖非遗文化和乡村记忆为核心的传统糕点,“土灶月饼”正是其中之一。

“中秋前后,老底子就是要吃月饼、斗蟋蟀的……”对于沈建标来说,“老底子”就是一种口头禅,时常在不经意间从话语间迸出,唤起一串关于老塘栖人的文化记忆。

道同者,相与谋

“沈老板,那可是个顶机灵的人哩!”提起沈建标,今年80岁的塘栖人吴茂林不吝溢美之词。一个是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化的糕点商人,一个是钻研塘栖历史文化为乐的耄耋老人,两人的相识正始于“土灶月饼”。

吴茂林告诉我们,他从5岁起便开始同兄弟姐妹一起到田间地头捉蟋蟀、斗蟋蟀,是个不折不扣的蟋蟀迷,为此还多方走访、查阅资料,写作并出版了《古镇塘栖》、《斗蟋宝鉴》等书籍。几年前,吴老在家门口摆摊卖书,鲜少有人问津,而沈建标却仿佛如获至宝,多次上门请教,二人的闲聊中发掘出了“老底子”“斗蛐蛐、赌月饼”的习俗,“土灶月饼”也于随后顺势推出。

“挖掘塘栖的非遗文化,阅历丰厚的老人如同一本‘活字典’,在他们的记忆里有最鲜活的民间文化,”沈建标说。

为此,他在经营“老刀食品”的同时也经常前往塘栖的各个乡村和街道采风,并邀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高龄老人加入“老刀民间文化采风小分队”,共同发掘那些已经或者正在消失的民间传统文化。



调头糕。



雌雄粽。



土灶月饼。



癞癞和尚炒米粉。 徐昱 摄



位于余杭塘栖镇水北街132号的
老刀糕点店。 王庆丽 摄

■ 涨姿势

老刀糕点故事多

如今,“老刀”食品在杭州已经有了20多家分店,先后推出了“雌雄粽”、“癞癞和尚炒米粉”、“光棍调头糕”、“土灶月饼”等几十种“老底子”传统糕点。

1.历史悠久的“土灶月饼”:塘栖人吃月饼的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。相传南宋度宗皇帝年幼时曾居住于塘栖,辅佐他的宰相贾似道把斗蟋蟀作为一种游戏予以传授,渐渐在当地形成风俗。每年中秋,人们便把自家做好的月饼作为斗蟋蟀的“彩头”,斗败的一方要送给胜利者一只月饼。而在以往,由于没有燃气灶或电烤箱一类的工具,全靠一口农家土灶进行烘烤,原料则就地取材,选用自家种的南瓜、紫薯或者芋艿,味道也是格外喷香酥脆。

2.助姻缘的“雌雄粽”:在塘栖,粽子无关屈原,关乎风月。据说老塘栖每年有“轧蚕花”的活动,小伙子带着三角粽、姑娘带着斧粽(就是四角粽,长得像斧头)参加。小伙子看上了谁家姑娘,就把三角粽递到对方手里,如果姑娘也有意,则回赠予刀斧粽。

“雌雄二粽”的馅料在双方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讲究。相亲时的“雄”粽不放馅或者放藕丝,寓意这男青年朴素,清清白白。“雌”粽最开始放红豆馅,表达相思之意。定亲的时候放鲜肉馅,意为女方把咱家“心头肉”送到婆家,表示同意婚事。婚礼的时候放红枣,“枣”通“早”,寓意“早生贵子”。

3.可转运的“调头糕”:在塘栖,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“调头糕”。据说一个人走霉运的时候,吃吃“调头糕”就会转运好。只不过,那时的“调头糕”可不是“买”来的,而是与卖糕点的商贩划拳“划”出来的。如果商贩划输了,要将调头糕送给买家;如果赢了,就表示这个买东西的人运气不好,要吃调头糕转运啦!

4.极具正能量的“癞癞和尚炒米粉”:塘栖人用“癞癞和尚”来夸奖好人。江南向来是雨水充足的地方,但这会给老人、孩子这类行动不便的人带来麻烦;雨水多的时候,这些人没办法去集市,没有东西吃不就等着饿肚子了?不用急,“癞癞和尚”会为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背去米粉,这种食物容易保存,而且本身有一种甜味,味道很是不错。久而久之,这种米粉即被命名为“癞癞和尚炒米粉”,用以赞扬那些助人为乐的人们。

乡恋老家⑤

三十五年的乡村恋歌

县委报道组 肖靛

9月2日美丽乡村周刊封面故事——《乡村的夜空,因你而璀璨》见报后,有位遂昌的读者打来电话,向我们转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乡村爱情故事。电话里,他又感慨地说:“再也找不到如此纯真美好的感情了。”要来故事主人公的电话,笔者走进了一对老夫人的生活,聆听到了那段朴素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相识:惊鸿一瞥

卢淑璠和朱友梅都是金华人,1958年一同毕业于金华师范。虽是同窗,但之前两人并不认识。相识,始于毕业。为了支援山区教育事业,卢淑璠和朱友梅选择了到遂昌和松阳两地乡村小学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,从金华到遂昌要先坐火车到龙游,再坐木炭车,后经步行才能到遂昌,需花费整整一天时间。

“说来要感谢当时的交通不便。”朱友梅露出甜蜜的笑容,他说,正是那一次的同路而行,让他认识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朱友梅还清晰地记得,那时一行六人,刚好坐了两排,卢淑璠靠着窗,圆圆的脸,扎着两条麻花辫。一直是学校文艺骨干的她爱笑爱闹,开口唱起歌来真好听,朱友梅下意识地瞥了她一眼,正是那一眼,让他呆住了:拥挤的车厢里洒进一缕阳光,照在她的身上,金色的茸茸的光,仿佛是从她身体里面发出来的,那一刻,他有些窒息。然而,品学兼优又是团干的朱友梅有些傲气,尽管心动,但并没有和卢淑璠过多交谈。

原本以为再难见面而懊悔不已,没想到缘分很快又来了。由于推行山区教学改革,遂昌、松阳两地的乡村老师有了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,这让朱友梅欣喜不已,近两个小时山路车程在他眼里成了通往幸福的坦途。有意无意的接触下,朱友梅的自信、俊朗和才华横溢,也打动了卢淑璠,两人很快熟悉起来。1960年底,朱友梅调到遂昌,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相恋:非你莫属

朱友梅和卢淑璠恋爱的消息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,这让学校领导震怒。朱友梅是团干出身,工作出色,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,而卢淑璠的父亲是国民党,在当时看来,两人不适合在一起。

谈话、谈话、谈话……从学校领导,到教育系统领导,甚至到县领导都找他们谈话,内容只有一个:谈对象要慎重。

朱友梅说,非她不娶。

卢淑璠说,非他不嫁。两人的结婚申请被领导打回。

卢淑璠被派往松阳县古市镇小学支援集中识字试点改革。由于教学任务繁重,每天要完成新识字60个的教学进度,同时还要进行巩固,卢淑璠每天早上5时就要起床摆教具、带班早自修,晚上常常要备课到深夜,哪怕周末也难得休息。

两地分隔,鸿雁传书解相思。当时电话还未普及,每个礼拜固定几封书信,成为两人互诉衷肠的唯一办法。虽然因为工作忙,卢淑璠一封来信里往往只有只言片语,却让朱友梅甘之如饴,在灯下反复读上好几遍。有时,卢淑璠的书信姗姗来迟,朱友梅整日都坐立不安,要往收发室跑好几趟。

相守:欠你太多

婚后,朱友梅希望卢淑璠能调到遂昌,卢淑璠说,教学改革刚起步,山区的孩子们需要我,再等等吧。

这一等,就是10年。

10年里,除了书信,偶尔周末一天的相聚成为两人难得的奢侈。由于各自住在学校宿舍,操场成为两人约会的专属场所。月光皎洁,漫步操场,听着远远近近的虫鸣狗吠,感受小山村的安静祥和,两人聊的最多的,是山区的孩子,是教学改革,是扎根乡村。

慢慢的,朱友梅也不再催促卢淑璠调动,只是尽可能地抽空去看她,每当朱友梅工作忙时,卢淑璠也尽量挤出时间到遂昌。

两人的甜蜜促成了事业的进步。卢淑璠年年被评为先进,而后又获评特级教师、突出贡献专业人才等,而朱友梅则成为了所在学校的领导。然而,在那个特殊时期,朱友梅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,头戴高帽,双手反绑,跪在学校礼堂里面,天天接受批斗。卢淑璠放心不下,请假去看他。在众多师生面前,朱友梅大声呵斥,不让卢淑璠靠近,担心她受牵连的眼神,却迎来更加坚定的回望,卢淑璠始终重复一句话:“我相信你是清白的。”至今回忆起来,朱友梅说,妻子的坚定是当时他唯一的支撑。

3年后,这一切结束了,卢淑璠回到遂昌,而此时,朱友梅又因工作调动,辗转去了其他乡镇,直到15年后,两人才真正团聚。

历经种种,卢淑璠心有愧疚,她总是对丈夫说:“我欠你的太多。”朱友梅却摇头:“不,是我欠你。”这时,两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总会相视一笑,眉间满满爱意。



两位老人的爱情,流淌在遂昌乡间,久久久远。

肖靛 摄



奔走于城市,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